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一〇五回 門屏內巧獻瑞寶 睡夢中誤認龍宮

七竅在繡榻之上倏然驚醒，舉目四顧，若有懼容。珠蓮曰：「郎君又被野道勾去游何所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三緘道兄攜吾去游冥府，遍觀地獄，囚犯甚眾，皆生前不自修身，敗壞五倫，受茲苦惱。到此地步，無論貴有一品高爵，富有千頃良田，惟以平日修積言之，不講富貴二字也。吾觀於斯，利藪名場，心淡如水，修煉大道，於今已決，不復再聽爾等言矣。」珠蓮曰：「凡野方外道，專習邪門，地獄、天堂、海島、龍宮，頃刻可現。人之不察，信以為真，豈知乃幻境障人乎？如以幻鏡而君亦信，即李赤等亦能獻海內祥瑞之寶焉。」七竅曰：「爾言李赤等能獻瑞寶，可速呼來。」果不逾時，數人呼至。一一拜見後，侍立在側。七竅曰：「夫人言爾等能獻瑞寶。如能獻耶，吾以三緘之導游上下為虛無，仍然穩坐衙中；如不能獻，則三緘之導游上下皆真境，而非幻境。人情殊多詐偽，不於其中辨白，將詐者自以為非詐，偽者自以為非偽，當之者亦任其舞弄而不覺矣。」李赤稟曰：「此事甚易。吾等不惟能獻瑞寶，即導大人入海一遊，亦且能之。」七竅聞而喜曰：「爾輩果能如此，言必信爾，以決所從。」珠蓮曰：「如是，暫使李赤等各獻瑞寶，後為海內之觀，亦如三緘導游故事。」七竅曰：「可。」李赤曰：「大人欲睹瑞寶，請於門屏外坐定，吾等在內將寶獻之。」七竅然其言，遂與珠蓮品坐屏外。赤鯉等暗商議曰：「瑞寶如何獻法？」蚌母曰：「惟有各現原形，口吐瑞霧，以誑之而已。」妖曰：「蛟形猶龍，老蛟與毒龍、赤鯉現彼原形，則龍有在天之稱，鯉有龍門之躍，不言瑞而瑞在。若吾與蚌母原形現出，莫不指為多殼之蚌，多言之蝦也，瑞在何處？」赤鯉曰：「爾現原形時，將爾兩鬚化作彩色，大人入目，以為桅桿雙豎矣，非功名中之瑞寶耶？」蝦妖喜曰：「有此一瑞，吾醜可遮，但不知豎是桅桿有區別否？」赤鯉曰：「如係詞林，則加雙門；舉人進士，則單門焉。」蝦妖曰：「以下還有豎之者乎？」赤鯉曰：「如世有馬草監，亦豎單門。人人諂之，以彼所豎桅桿為繫馬樁，是又賤之又賤者。」蝦妖曰：「吾獻此桅桿，不知大人視為何等？」赤鯉曰：「桅上加雙門，則至貴矣。」蝦妖曰：「桅上加雙門，其形一乎，抑不一乎？」赤鯉曰：「一小一大，方合其度耳。」蝦妖曰：「如此，吾欲借四斗以加吾鬚上，必求之用大小門者，其度方合焉。」赤鯉曰：「爾如借得，以大門置於下，小門加於上，恰是詞林所豎桅桿，備極祥瑞。較吾等所獻，更覺顯然。但不知用大小門之家，世有幾許？如只一也，僅有二斗，每桅一斗，又名為馬草監矣，烏足云端乎了，蝦妖曰：「別件或難尋覓，是使大小門之家，恐豎百萬桅兒，還用不盡。吾之祥瑞固已如此，蚌母瑞寶又如何獻耶？」蚌母笑曰：「吾將兩殼開展，豈非龍門兩扇乎？」蝦妖曰：「閒言少講，吾等商議已定，誰先獻之？」赤鯉曰：「此必蚌母先將龍門化就，爾化桅桿豎於門前，吾化河鯉飛身而上，即是一段絕好祥瑞矣。」妖議如此。

卻說七竅候了片刻，不見動靜，因問珠蓮曰：「瑞寶安在？」珠蓮曰：「郎君稍待，自有瑞寶來朝。」言猶未已，蚌母口吐霧氣，將門屏內外，遮掩如絮。頃之霧散，果見兩扇龍門高大異常，五彩俱華。七竅曰：「是何寶也？」珠蓮曰：「龍門耳。」七竅曰：「既是龍門，可有河鯉登之以化龍否？」珠蓮曰：「瑞寶變化莫測，豈但河鯉登龍門哉？」言此，蝦妖口吐黑煙，霎時已將龍門掩去不見。俟煙收後，龍門左右挺立雙門桅兒。七竅曰：「此又何寶？」珠蓮曰：「是乃兆主科名之桅桿也。」七竅喜曰：「吾欲伐此運回鄉去，立於宅外，何如？」蝦妖借口言曰：「吾是以鬚作來頂的，爾休認為松柏屬也。」蚌母以目怒視，蝦妖始不敢言。赤鯉見桅桿挺立，忙吐紫霧，內現一鯉，搖首擺尾，飛向龍門而來，連躍三遭。毒龍老蛟現出原形，亦在霧中飛騰不已。七竅此際喜得手舞足蹈，曰：「真瑞寶也。」

有是奇觀，令人百視不厭。」珠蓮乘隙言曰：「妄言野道邪術，無事不可為，爾尚懷疑，今何如者？三緘小子善於夢裡迷人，自茲以還，任他弄出翻天怪異，郎君切勿信焉。」七竅曰：「前游海島時，一切奇觀，尚未遂心所睹。如李赤等果能導我再道海島，任三緘播弄，決不信之。」珠蓮曰：「此日獻瑞，明宵去游水國，亦不為遲。」言已，乃呼李赤而謂之曰：「爾等獻此瑞寶，力已疲矣。可將瑞寶收卻，賞賜厚筵一席。」李赤諸妖當將瑞寶收之，領了厚筵，叩謝而出。

七竅自此遂疑三緘下地天上天為障眼頑物，道心又不存矣。

珠蓮睹是情景，心甚快樂，暗又賞賜諸妖酒肉，且彼以囑夢游水國之意。次夜晚餐已畢，珠蓮忙設筵席，請七竅同飲，曰：「今夜為妻願與郎君夢游水國，但海風極冷，須多飲幾巡以蔽之。」七竅聞之喜，連飲不輟。珠蓮曰：「飲此可矣。」夫婦於是各著鮮色衣服，同臥榻中。剛近二更，忽見李赤等候於門外。

七竅夫婦挽手而行，同上巾車，飄然竟去。約走數十里，聞得濤聲四起，入耳如雷。極目視之，但見一派汪洋，萬頃茫茫然，靡有涯涘。七竅曰：「是豈海耶？」珠蓮曰：「銀濤萬頃，非海而何？」七竅曰：「龍宮在於何所？」珠蓮曰：「吾夫婦權住於茲，自有玉路琉璃導入龍宮也。」

蝦妖在側，愁眉不展，曰：「珠蓮好不曉事，誇起那口，說些大話，安知龍宮不易入耶？」赤鯉、老蛟曰：「爾快回爾蝦宮，排置停妥，導七竅入此，以誑之焉。」蝦妖曰：「人人罵吾多口，若吾口不多，看爾拿甚龍宮與七竅玩之。但裝扮龍王，必須毒龍，如龍王都要蝦氏裝扮，只有獨角而無雙角，倘被識破，恐二次不能誑也。」毒龍曰：「這事有吾，毋容爾慮。」

所可慮者，爾家燦頭太多。設或多口，說出破綻，反現醜態矣。

爾回蝦宮，須要個個叮嚀，毋得多口。」蝦妖曰：「冤哉！天下之多口者盡出蝦宮乎？有非蝦氏孫子而亦多口者，誰之咎歟？」毒龍曰：「休再多口，即速回宮稟爾老蝦，一一巧樣排場，方能誑得過去。」蝦妖將身一縱，躍入水中。甫到宮門，聞一小蝦在內詈曰：「想我蝦氏子孫，延綿甚眾，可為水國望族。奈吾蝦老平素受人擺佈，阻甚闖道。不知仙法浩大，自不量力，幫助毒龍老奸，顛之倒之，與天仙一戰。可憐蝦孫蝦子，死者千萬，屍無厝所。」

即未死者，將那背兒掙成彎弓一般。堪笑老蝦季子，弗思受毒龍所害，尚還助紂為虐，魂入七竅衙內，日籌阻道法兒。以吾思之，恨不得見耳。如得見焉，必碎乃軀，方泄吾恨。」蝦妖在外聽之甚悉，暗自付曰：「毒龍等遣吾歸家，假設龍宮，以誑七竅。興致勃勃來到宮門，不料蝦子蝦孫怨恨不已。吾也撫衷熟計，彼闖彼道，究何礙乎？蝦宮前之喪子喪孫，還不是多事所造。然前事已往，究之無益。今此龍宮之設，如何令蝦族心悅誠服哉？」正躊躇間，倏遇老蟹橫立，從門外過去，見蝦妖而驚曰：「蝦老表幾時歸來？」蝦妖曰：「今夜方歸耳。敢問老蟹公又向何去？」老蟹曰：「連老將軍百齡大慶，吾特往祝，一祝壽筵。」蝦妖曰：「壽筵有何看法？」老蟹曰：「連家子孫善吃大口食，諒其筵必豐美。故於今日不惜儀禮，親往祝之。及觀所設酒筵，不過一蝦羹、一魚膾而已。如此看來，連家子孫只會食人，不樂與人食也。」蝦妖曰：「爾既知彼如此吝嗇，何必往祝？」老蟹曰：「聞他舉口盡屬大話，因彼大話，上當不淺。」言畢別去。行不數武，轉而問曰：「蝦老表愁眉不展，心有甚事耶？」蝦妖遂將假設龍宮以誑七竅事詳述一遍。老蟹曰：「這有何難？」蝦妖曰：「吾未入門，即聞子孫詈罵。思一善全之計而不得，是以愁結眉梢。」老蟹曰：「何不效我橫行乎？」蝦妖曰：「公之橫行，人所共知。吾初學之，恐不能慣。」老蟹曰：「是道最易學習。爾不見世上人乎，在有財帛時，尚能順理。一至無財無帛，用度空乏，則橫行矣。何況爾我？」蝦妖曰：「橫行於子孫與橫行於外人，有區別否？」老蟹曰：「於子孫前是正橫行，於人則偏橫行也。」蝦妖曰：「如是，且領公教而橫行焉。」老蟹去。

蝦妖入，參見老蝦畢，以假設龍宮事稟之。老蝦亦思復仇，當即傳令。一時蝦孫蝦子嘈雜，皆以此舉為多事。蝦妖於是裝模做樣使起橫行之法。子孫輩出於無奈，只得勉強相從。

